



■大嶋英一曾兩度出任日本駐港總領事館領事。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專訪前日本資深外交官大嶋英一 中日經濟互補 構建互信關係

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揚言上任後會即時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並主張「美國優先」，未來4年東亞形勢走勢備受關注。本報專訪日本星槎大學教授、前日本駐斐濟大使大嶋英一先生。大嶋曾任日駐港總領事館領事多年，中文流利，熟悉中國內地及香港情況，是日本外務省「知華派」之一。今次訪問希望能讓讀者們從另一角度，了解日本外交官學者對中日關係、特朗普上任後國際局勢等問題的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樹廣、余家昌

知華派外交官 曾赴京進修

大嶋英一是日本退休資深外交官，屬於外務省「知華派」(China School)之一，熟悉國際政治、國際關係及海洋法，他曾經於1990年及2010年兩度出任日本駐港總領事館領事。2014年從外務省退休後，大嶋英一轉投學術界，現為日本星槎大學共生科學部教授。

現年65歲的大嶋英一是理科出身，畢業於東京大學理學部，1978年在同校攻讀物理學博士途中獲取錄加入外務省，自此展開長達30多年的外交生涯。大嶋入職外務省後，獲安排赴北京語言學院、南京大學及史丹福大學進修，1982年出任日本駐華大使館二等書記官，之後歷任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外務省經濟局海洋課首席事務官等職。1996年借調宮內廳出任東宮侍從，兩年後回歸外務省，先後在韓國及聯合國任職。

2005年，大嶋出任日本駐菲律賓大使館公使兼馬尼拉總領事，2008年到神戶大學任教，2010年再次到港任職。2012年大嶋調任日本駐斐濟大使，2014年退休後再執教鞭，先後於玉川大學及星槎大學任教，並經常就國際關係問題發表演講。



■大嶋英一(左)與本報記者尹樹廣合照。

大嶋英一(65歲)

日本星槎大學共生科學部教授、日本前外交官

專研國際政治、國際關係論、海洋法、國際協力論

學歷

1978年	東京大學大學院理學系研究科物理學專攻博士課程肄業
1980年	北京語言學院
1981年	南京大學留學生系
1982年	史丹福大學研究所

主要經歷

1978年	加入日本外務省
1982年	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
1990年	駐港總領事館領事
1994年	駐英大使館政務參事官
1996年	東宮侍從
2000年	駐韓大使館公使
2002年	駐聯合國代表團公使
2005年	駐菲大使館公使兼馬尼拉總領事
2008年	神戶大學國際協力研究科教授
2010年	駐港總領事館領事
2012年	駐斐濟大使
2014年	從外務省退休，任玉川大學觀光學系教授
2015年	星槎大學共生科學部教授

一、大嶋教授，安倍晉三上任日首相以來，中日關係仍未恢復到正常化水平，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杭州G20峰會上畢竟與他實現了會見，兩國關係正處於緩慢復甦之中。您認為如何克服歷史和釣魚島兩大問題？您對近期的雙邊關係有何期待？

答：謝謝尹先生給我機會回答問題。由於我已經離開政府部門，以下完全是我個人的意見，不是日本政府的立場。兩國關係惡化不是從安倍首相上台以後才出現，而是從民主黨政府時就開始。雖然目前兩國的政治關係不算好，可是經濟關係仍然非常密切，而且已經形成牢固的互補性，我們不要忽略這一點。為了改善兩國政治關係，我們應慎重對待容易刺激雙方民族主義的事情，因此首先兩國領導人需要謹言慎行，避免刺激人們的情緒。

至於中日兩國歷史問題，我相信為了不把這個問題拖到後代，和解是最重要的。很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雙方對促進和解方面似乎沒有心理上的準備。儘管如此，我對今後兩國關係並不悲觀，我們應以緊密的經濟關係為基礎，一步一步建構相互信賴關係。重要的是，我們不要忘記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這個大局。

加深民間交流 提升好感

二、現在每年有500多萬中國遊客去日本旅遊，民間了解不斷加深，但同時有民調顯示，日裔人對中國的好感度降至10%左右，令人憂慮。您認為兩國國民如何重新贏得互信？

答：由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1980年代末期，日本人對中國有好感的比率高達80%，遺憾的是，此後日本人對華好感快速下跌，變成如今的狀況。我認為，雖然短時間內要恢復好感很困難，但無須覺得悲觀。我有很多學生到澳洲留學一年回來後，我問他們對當地遇到的中國留學生有什麼印象、有沒有信心將來繼續和對方相處，所有人的回答都是肯定。我認為只要繼續讓兩國人們直接接觸、加深交流，對彼此國家的好感度也會上升。

憂特朗普影響亞太穩定

三、剛剛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的特朗普主

張美國奉行「孤立主義」，他競選時聲稱，日韓應為美國駐軍分擔更多費用，否則可能撤走，他亦反對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的TPP政策。您認為「特朗普時代」美日同盟關係會有何變化？有人認為，這可能令中國擴大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您怎麼看？

答：對於特朗普當選，我最擔心的是二戰以來，汲取戰爭教訓所建立、以美國為中心支撐的國際秩序(民主主義、自由貿易、尊重人權)基本國際規範，未來會否被美國所背棄。若然如此，世界將會日益對立，爆發戰爭的風險亦會增加。假如美國變得內向，導致東亞地區出現「權力真空」，而一旦中國採取行動填補這股真空，我認為世界將會對中國主張的「和平發展道路」和「新型大國關係」感到懷疑。

安倍「三箭」恐成後世重擔

四、日本經濟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陷入「失去的20年」。安倍的「三支箭」政策有何成效？

答：過去20多年來日本經濟一直維持低增長，但我不覺得這是「失去的二十年」，現在的日本比以前更宜居。而且當人口進入減少期，經濟仍然能夠維持增長，我覺得這樣才令人驚訝。至於安倍政府的「三支箭」政策，我認為很大機會會令以後的世代背負沉重負擔，對它的合理性感到懷疑。

民間活動主宰軟實力

五、日本的動漫和電視劇在不少國家受追捧，這是日本的「軟實力」之一。作為前駐外大使，你認為日本「軟實力」成功的秘訣是什麼？請舉例子說明。

答：我以前在日本駐韓國大使館擔任文化公使時，就覺得即使政府部門自行製造軟實力，也不可能令它流行起來。20年前我到意大利旅行時，看見酒店電視竟然播放意大利語配音版的日本動畫，感到很驚訝。過了10年，日本動畫已經在全球成為熱潮。從這個例子可以知道，軟實力是在民間活動中自然產生的，日本政府所能做的，充其量只是提供所需環境，讓民間活動更易舉行。



■特朗普揚言退出TPP，令東亞局勢備受關注。法新社



■安倍「三箭」谷經濟，但大嶋對它的合理性感到懷疑。資料圖片



■中日經濟關係密切。圖為東京街頭。資料圖片

值得一提的是，30多年前我曾經到過中國留學兩年，當時的中國雖然較現在貧窮，但我對於那時感受到非常濃厚的文化氣息還是印象深刻，因此我認為，與中國未來軟實力有關的元素，很多可以在中國社會裡找到。

日青年多認同華崛起機遇

六、您在文學教書，日裔青年一代如何看待中國崛起？對中國最希望和擔心什麼？

答：日本年輕人對中國的看法，在曾經與中國人接觸及未曾接觸過的人之間，有很大分別。未曾接觸的人當中，相信很多會對中國崛起感到不快，但事實上很多年輕人對國外事務不太關心，所以這方面也很難說清楚。曾經與中國人接觸的年輕人，很多都會對中國有興趣，打算進入社會後着重與中國做生意，他們很多都覺得中國崛起是機遇。

兩次駐港印象最深刻

七、您曾長期在香港工作，您眼中的香港是怎樣的？你如何看待「港獨」現象？香港要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最主要挑戰是什麼？

答：我在1990年至1993年，以及2010年至2012年間，先後兩次駐港，是我外交官生涯印象最深刻的5年，現在我也必每年到香港一次。我還很清楚記得最初的印象，當時香港社會遠比日本社會自由，我甚至覺得如果自己出來開公司賺錢也可以。

第二次派駐時香港依然繁榮，但當初那種感覺消失無蹤。原因是什麼我也不太清楚，第一次派駐香港時，那是一個任何人只要把握機會便能致富的社會。第二次派駐時，覺得香港好像變成了有錢人與非有錢人身份固定的社會，年輕人很難再有夢想。

在今年9月初的香港立法會選舉期間，我偶然有機會與一位在日本的香港留學生交談，他對於「本土派」候選人當選感到興奮，儘管他應該也明白，「港獨」是不切實際的。為什麼一部分年輕人會被「本土派」所吸引？我覺得這可能與階級僵化有關。如果是這樣的話，實現更公正的社會，來讓年輕人能夠期待美好的將來，將變得很重要。

從外交官到淵博學者

認識大嶋英一先生是在我剛來香港的2011年初夏，好像是在一次駐港外交使團的酒會上。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儒雅、溫和、講話句斟字酌。大嶋之所以吸引我，大概是因為日本電視連續劇《血疑》(港譯《赤的疑惑》)八十年代初曾風靡一時，女主角山口百惠的父親就叫大嶋茂(嶋音島，兩字相通)，大嶋的名字自然喚起我青春的記憶。

相識後，我與大嶋你來我往，常在港島的日餐館相會，就中日關係、東亞安全、東海和南海局勢等問題交換意見。當然，在涉及領土主權和歷史問題時，雙方常「各唱各調」，但我們的共識是，東亞和亞太安全與發展，中日責任最大，兩國民間和媒體間的交流尤其重要。

大嶋治學嚴謹。一次見面，我們主談南海問題。他從公文包裡取出中國發表的「九段線」南海地圖，一邊指着地圖，一邊闡述觀點。他的觀點代表日本官方觀點，我不敢苟同，但他研究問題的方法和細微程度讓我很是欽佩。

日本外交官很重視文匯報發表的涉中日關係的文章，特別是嚴厲批評日方在歷史和釣魚島問題上的錯誤立場的文章。大嶋的助手會將文匯報發表的文章複印下來，將原文用中文讀出，再據此說明日本官方立場。每當這時，交談的氣氛就變得有點凝重，但對方這麼看重文匯報的報道，自己也倍感記者工作責任重大了。

交往才一年，大嶋便被任命為日本駐斐濟大使，行前向我發來一封精緻的卡片道

別。失去一位談得來的外交官朋友，心中有些遺憾，但更為他的「升官」而高興。偶而，我會上日本駐斐濟使館的網站瀏覽一下，了解大嶋先生在南大的行蹤。

2014年上半年的一天，我突然收到大嶋先生的郵件。他告訴他自己退休了，要到玉川大學任教授。今年年初，他再轉到星槎大學任教。從官到民，大嶋如魚得水，外交官豐富的閱歷和淵博學養，使他的學者生涯風生水起。每年他都會來香港走走，會會老朋友。這時我們共敘友情，交流看法，少有一往的嚴肅，多了人與人之間的坦誠。期待大嶋先生再來香港，品茗論天下。

■本報記者 尹樹廣

